

诗路花语

一月的早晨
躺在温暖床上

■ 孙文波

一月的早晨躺在温暖床上，望着射进屋内的阳光：一片纹斑。想昨夜的梦：独自走在河谷。什么样的河谷哪里的河谷？已记不起。但是，那芦苇那卵石那清水，看见潜艇出水面。紧接着是另一个梦：开车穿行一条小街，两旁站满人着装相同；红上衣。有枪响起。为什么总是梦到没见过的景象？它离白天的生活十万八千里；一天又一天面对世界，都干了什么？吃饭、吃饭，还有喝水。有时候看一场电影，有时候见几个熟人，然后睡觉。可是，多么渴望意想不到的事情把我们带到不可能的地方。什么是不可能的地方？它使我愿意梦中生活；有一次，我梦到一位死去多年的同学，我和她坐在一幢房子的烟囱上，在我们眼前有人云中跳舞。

沁园春·海南西环

■ 陈健春

高铁西驰，势环绿珠，琼岛梦圆。撼和谐千里，云腾海笑；神通六路，山舞人欢。风翥龙翥，鸿鹏展翅，不尽风光稻浪间。开通日，绘繁荣昌盛，超绝尘寰。

百年风雨桑田，令无数勇夫筑路难。念先驱民国，惜图宏宇；女娲补裂，逊色惊澜。当代英豪，西征南闯，拓土穿山越嶂峦。乾坤转，看海南速度，举世开天。

七律·
访昌江王下乡

■ 陈奋

迥映云端琼片飘，轻霞布色漫相擦。重山运海泽天半，层壑周流倒影遥。十里画廊惊缕彩，四时黎锦荐风娇。瑶池景致争如许，正是莺歌应我邀。

海南凤凰林

■ 张甲夫

黎家俗称凤凰树，身围翠盖绿披风。枝叉繁茂双复叶，一如巨伞向天擎。六月花开红似火，奔走相告入花丛。虽非牡丹动京师，万人空巷已倾城。艳如朝霞浮红日，美比西子绽芙蓉。烈焰涅槃归去来，雨后高天现彩虹。蜂飞蝶舞争先后，鸟雀围观双目瞪。百草千花愧无颜，香蕉垂首再鞠躬。

一对弹棉胎工的父子

■ 郭树护

你们的乐团
仅是父子两人
你们的乐器
仅是一把大大的单弦琴
你们的舞台
仅是一席小小的方地

未知
你们的演艺
传了多少代人
未知
你们的演出
来回于多少个村落
呼呼呼 嘣嘣嘣
一双淳朴的手儿
弹出一章章清白的乐曲
呼呼呼 嘣嘣嘣
一场场轻骑演出
温暖着多少
寒天里的听众

投稿邮箱
hrbwxb@163.com

热闹的年

■ 惠惠

现在的年和昔日的年一样热闹，差别可能是昔日的年更多热闹在家里心里，现在的年更多热闹在外头大街。

昔日的年有一种强烈的企盼。细心照料喂养着的猪鸡鹅鸭，过年要吃的；年关近了更努力找钱，体面过个年，这时节人的心情、表情都有点紧张；工作与外出千万小心，别让外生枝过不了年；生病的人更殷勤问医，留医的人提前出院，生命不危急，没人留医院过年；喜欢聚餐的人省了，留肚子过年。

过年的大欢喜当然是吃。这个吃很费周章的。根本供应的糯米不够，面粉不够，油更不够，糖票用完了……得到黑市上一再筹备。黑市在东门和西庙，远的在市郊，不是摆着卖的，得找，得小心询问，够跑细腿的。所有原料备齐了，家里老人孩子动员起来，大家同心协力制作食品。

我们家常常做年糕。母亲前一晚把糯米掺籼米泡软，一大早我与姐姐把水桶抬到村子里。村子几十户人只有一只推磨，大伙用大盆、铁桶排队，人到附近玩耍，久不回来看一看，差远呢，又去玩！一户人家磨米少说得用一个时辰，两三时辰的事常有的，推一回磨，得一天等啊。焦急是一种心情的热闹。姐姐得回家帮妈妈洗刷被褥，轮到自家了，姐姐还没回来。自己推得了磨下不了料，好在大家都急，总有人帮忙的。姐姐来了把米浆抬回家，母亲把米浆倒米袋里，吊在树上，把水沥干，然后加糖搓好，装进器皿放到锅里蒸。事情到这里轻松了，只需坐在灶前看火，时间已是深夜。我们家简单，只能做年糕；一些人口多，经济富余的家庭，做的东西要多些，比如炸京果炸糖饺等，更要全家动员，通宵达旦地熬夜，伸累腰打哈欠，是另一番热闹。

穿衣服也是一件热闹在家里心里的事。都说过年穿新衣，其实几乎没人有衣服合身的。想想那点布票，哪敢做合身的衣服，都得做大一岁甚至两岁，推个三两年吧。所以除夕之夜孩子穿上新衣服，有点怪异，男男女女因个个熊似的，一些特别瘦小的孩子，更像罩笼里的小鸡雏。这些话现在说的，那时没人这样想。除夕夜孩子穿新衣到处跑，全家老少都高兴，全村老少都高兴，全街老少都高兴。兴高采烈的吃了油汪汪的鸡腿，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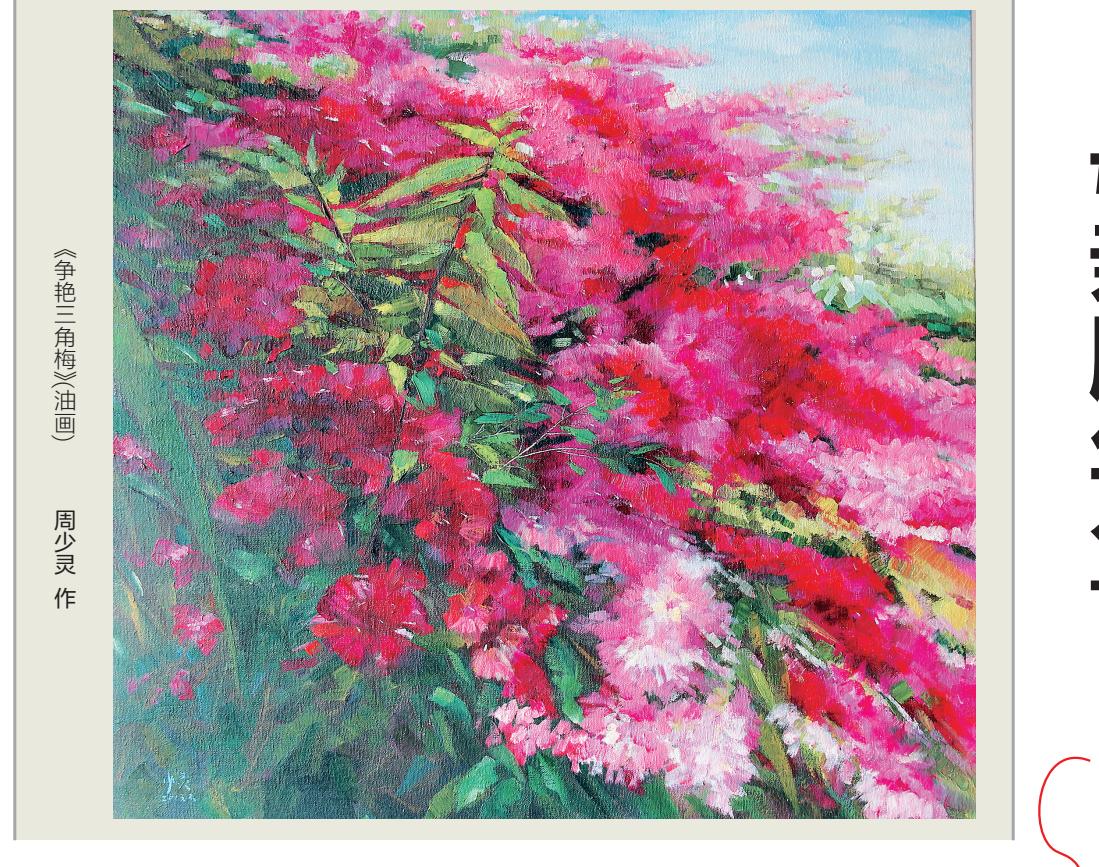
洋洋洋为的散发着樟脑味的新衣服。吃得饱吃饱得油就好，穿得暖穿得结实穿得新就美，有吃有穿就是幸福。快乐是充实的，从心里溢出来，满村满巷都是。

现在城里和郊区还有人自己蒸年糕、炸京果吗？看来很少。孩子穿上很贴身很有时代感的衣服，长辈看着他们时，会比给子女穿又宽又大衣服的先辈更安慰吗？我看有限！大街上的商品气象万千，姹紫嫣红，目不暇接，我看很少有人感动的，更别说激动了。所以说，城里过年没意思，春节时的城市空空荡荡，能旅游的去旅游，能回家的都回乡了。

回到遥远或不远的故乡，看看山村的古树古屋，故人脸上多少保存着旧时的神情，有一种莫明的意义深远的傻笑。还想推推石磨，椿椿石臼，坐在烟雾萦绕的大灶前看火蒸年糕；京果在烈油里翻滚，站近了火气逼人，站远了心不甘；还是不怕，再三把没透的京果翻一翻……对于人的快乐，吃不是主要的，主要是寻找食物和制作食物的过程，奔波、劳累、焦虑、企盼、等待等等，是人生必须的课题，也是快乐与幸福的前提。哪位思想家说了，人类一个星期不从事生产就要灭亡。说的不是物资，说的是精神，人类一小时不能失去精神。现在的年过得富足而人觉得没意思，反映了我们对年失去了应该具备的精神，起码相对于过去的年来说，是这样的。

我们现在喜欢说乡愁。何谓乡愁？乡愁已经时髦得让人反胃，是一种伪装的呻吟。乡愁不仅是古旧破损的老屋，乡愁不仅是慈祥衰弱的老人，更不仅是起伏逶迤的山峦，乡愁是昔日情感的追忆，带着伤感，带着惋惜，带着眼泪和叹息……患乡愁的人总想伸手捞一把，看看能否抓住故乡的什么东西；可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，对于日渐懒惰而且迟钝的我们，一根稻草也捞不住。

我们赚钱，先辈赚钱，两者赚钱不大一样，就像花两天时间做年糕，与掏钱街上买年糕的不一样。劳动有很大的乐趣，现在的辛劳没有过去那么大的价值了。爱情同样。春节带女友回乡看太婆。现在的男女有羞涩吗？我看有限。爱情没有羞涩幸福要打折扣。所以乡愁包含清脆的唢呐，红轿子把太婆抬来，太老爷急得不知怎样好，一劲团团转不停搓手……



妈妈过年

■ 卫凤霞

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不再像小时候那样对过年充满着期盼和兴奋。即使是躺在海边舒服的凉榻上，我的思绪仍然会像头顶上的白云一样漂移，最后，总是会定格在和妈妈有关的记忆里。

那时候，每每新年将近，我头枕年尾头一觉醒来的第一个早晨，一定会看到床头边放着一套崭新的衣、裤、鞋，那是妈妈亲手缝制的。其实不是一套，而是我们姊妹五个人一套，年年如此。

不知道妈妈为了这五套衣服熬了多少个夜晚？当我们一个个花枝招展、孔雀开屏似的在院子里撒欢时，妈妈也已经为自己换好了新衣。初一的饭桌上几乎全

是妈妈的手艺：饺子、包子、枣花馍，还有我们爱吃的零食：麻叶、花生、瓜子、糖果。

年初一到初三，妈妈决不再动针线，饭菜也都是吃现成的，打开炉火一热就可以了。她说，那样就不会劳累一年了。那时候，我会把妈妈分给我的糖果尽快地吃完，然后把那些好看的还带着甜味的糖纸一张一张地夹在书里收藏起来。

我最喜欢透明的玻璃糖纸，常常会把一张最喜欢的从书里拿出来放在手心

里把玩，看着它缓缓卷起来，我把那叫做“活糖纸”，后来才知道，那是手心热量的作用。

有一年过节，妈妈给我买了一对漂亮的银带蝴蝶结，过年那天，她亲自为我系在两条长至腰际的辫子上，然后让我走几步给她看，我故意甩动着两条长长的辫子走了两圈，妈妈开心地说：“像两只蝴蝶在飞，真好看！”我开心极了！

从那以后，我喜欢上了蝴蝶结。

在我的记忆里，妈妈总是忙忙碌碌很少有闲暇的时候。除了照顾我们五个孩子，她还要上班。妈妈对工作也是一丝不苟，只上过扫盲班的她，被分配在化验室工作，她硬是把那些化学符号记得清清楚楚，从未出过任何差错。妈妈虽然辛苦，但她总是很快乐。她会在夏日的夜晚，指着天上的星星，给我们

讲牛郎织女的故事；她会在冬日的炉火旁给我们讲有趣的笑话。妈妈的嗓音很甜美，她高兴的时候会自己哼着小曲唱上几句，如果她发现我们有人在听，她就立刻停止，还满脸羞涩的样子。妈妈不但爱干净，也很爱美，在她生病期间，由于化疗导致头发脱落，我清楚地记得，有一次她看着镜子里的自己默默地流泪……

每逢过节，我最怕想起但总是会拼命想起的就是妈妈。妈妈离开我们已经三十多个年头了，她离开的日子比我和她生活在一起的时间还要长，她走的时候我刚刚工作，也就是说刚刚有能力孝敬她！

那天在海边的凉榻上我梦见了妈妈，我拼命地在记忆中搜索着关于妈妈的每一个片段，她的善良、聪慧、坚韧、温情和美丽。我闭上眼睛在空气中寻找着妈妈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息，那熟悉的带着体香的味道让我觉得温暖和安详。我总在想，如果我能带妈妈来看海该多好啊！如果她能看到她的五个孩子个个出息争气，她的五个孙儿个个健康快乐，她该有多么欣慰和自豪啊！

每逢过年，我常常会在最热闹、最快乐的场景中，突然心头一紧想起妈妈。那一刻我真想独自待着，但是我知道我不能，因为我也早已是妈妈了！所以我只能在这静静的夜晚尽情地怀念妈妈，享受着记忆中和她在一起的快乐时光，想象着她也回到了我们的身边。我在想，一个平凡的母亲，离开我们三十多年了，而我们对她的记忆却从来没有因为时间的漫长而模糊，她一直就活在我们的心里。所以，生命的长短与时间无关，只要灵魂不死，生命就是永恒的！

妈妈，又是新的一年了，我相信你一定看见了我们，不然，为什么天边的那朵白云总是不散呢？



品“年”

■ 梁文俊

民间称过春节为过年。过年，在中国人的文化辞典中，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。年年岁岁花相似，岁岁年年人不同。一个“年”字，负载着中国人对时间流逝的留恋，对新旧交替、万象更新的欣喜，对美好未来的希望和期盼。

“年”字的出现始于周代。在此以前，尧舜时称“载”，有天体星辰运载一周之意；夏代称“岁”，含人长一岁，新春将临之意；商代称“祀”，表示四时已过，该编史造册，奉祀神灵祖先了。虽然在唐宋宗时曾一度将“年”改为“载”，但为期很短，又复称为年。年为计时单位，一直沿用到现在。

从汉字的起源看，“年”字跟农作物有关。在甲骨文、金文中，“年”字的写法上部为“禾”字，下部为“人”字，像一个人扛着沉甸甸的谷物。《说文解字》：“年，谷熟也。”“年”的本义是谷物成熟。在甲骨卜辞里，有“受年”、“不受年”，就是卜问庄稼收成好不好。在古代史书上，常有“有年”或“大有年”的记载，“有年”就是谷物丰收，“大有年”就是谷物大丰收。确实，对于以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先民们来说，五谷成熟、丰收、大丰收就是农事中最大的事情。他们用“年”字来表示农事中最大的事，可见“年”字在他们心中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。这实际上体现了先民们对五谷成熟、丰收的一种礼赞。这一意义在现代汉语中的“年成”一词中还隐约可见。

在古代，“禾”一年只能收获一次，人们通过对谷物生长周期的了解和观察，产生了时间周期的概念，一年一度的周期就和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挂上了钩，人们认识到了一年等于十二个月，也是地球绕太阳一周的时间。后来又把十二个月的时间分为春、夏、秋、冬四个季节，在这四个季节里，更明确了“春种秋收”的时间概念。这样周而复始，循环往复，因而人们把一个包含有春、夏、秋、冬的时间段定为一个周期，这个周期叫做“年”。

《辞海》释：“年”，又指节日，如：新年；过年。“年”作为节日，在千百年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一些较为固定的风俗习惯，比如：贴春联、挂红灯、放鞭炮、守岁、吃年夜饭、拜年等。在吃年夜饭中饺子特别受欢迎。

据说“饺子”的名字是从三国时期开始的，距今已有一千六百多年的历史了。还有一种说法，夜里十一点到第二天凌晨一点是子时，也是新旧年的交替时间，人们称为“交子”之时，后来把这个时间吃的食物叫“交子”，因为是食品，就在“交”字旁边加个“食”字，成为“饺子”。今年饺子明年吃，象征年年有余。民间过年的这些年俗，如今不仅在百姓中得到了很好的传承，东南亚乃至全球的华人也对红红火火过大年非常重视。过年，是烙在华夏儿女身上的中国印，是系在炎黄子孙心头的中国结。

“年”字经过长期发展演变，字形早已符号化了，但它的含义并没有变。尤其是“年”字中所蕴含的年味，仍是那么喜庆、温馨，耐人寻味。

卖春联

■ 张晓峰

过了腊八，街上渐渐就有了年味儿，开始有卖春联的了。望着喜庆的春联，我不禁勾起了二十年前家里卖春联的事。

当时，家里只有父亲一人上班，我们兄弟姐妹四个都在上学，生活十分困难。特别是到新学期开始缴学费时，父亲都要东挪西借，伤透了脑筋。一次父亲和朋友聊天时，得到启示，觉得过年卖春联可以增加点收入。

进了腊月，父亲就买了几领红纸，金粉及蜂蜜，准备写对联。由于过去不曾用金粉写过春联，调制金粉的过程，出现了过稀字体不鲜亮，过稠笔又不好拉的问题。再加上经验不足，出现了一些春联字距搭配不当，字写错等原因，浪费了不少原料。每一张纸、每一滴金粉都会让家里承受着从角到元的损失，一向脾气好的父亲常常急得跺起脚来，有时还骂人。那段日子他不停地向同行和有经验的人打听学习，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，逐渐能把春联写好了。于是蜂蜜调制，写完后需要晾干，房子又小，不长时间家里的墙上就挂满了红红的春联。有时晚上睡觉时，他还在写，早上起床后，会看到到处是春联，地上，箱子上，床头的钢管上到处是春联，走路就像战场上避开地雷一样小心翼翼。晾干后，他指点着我们一套一套地折叠整齐，码好装进纸箱。

过了腊月二十，妈妈便抱着纸箱到街上摆个摊卖。当时我们也放了假，上午我在家写作业，中午给她带个馍和一壶热茶送去，下午和她一起守摊卖春联。一开始，春联卖得并不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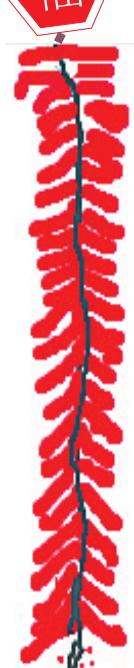
为尽快卖掉家里的春联，腊月二十二开始，姐姐和我也出了个摊，妈妈在村南，我们在村北。随着年关渐近，联子也越卖越多。记得在二十六那天，两个摊共卖二百余对儿，晚上全家人像过年一样高兴，也给全家带来了希望和信心。此时爸爸也已熟练掌握用橡胶水调制金粉，成本低了，写出的联子既鲜亮、又不掉金粉、还容易干，而且速度也大大提高了许多，爸爸为了多写联子，除了吃饭、睡觉，其余时间都在拼命地写。

为了占一个好位置，卖出家里存下的春联，我和姐姐在最后三天，凌晨四点钟起床，骑个破自行车到10公里外的集市上卖春联。先拉上线绳占地方，到天明时才把春联摆出来。为省几毛钱，饿一天到晚上回家才吃饭。原本担心的春联在大年二十九就基本卖完了。家里的金粉和纸也都用完了。父亲算完账，发现除去本钱净赚280多元，相当于父亲三个月的工资。这对于当时我们家来说是天大的喜事。以后，每年的卖春联都成了家中大事，因为只有卖了春联，四个孩子的学费和过年费用才有着落。

卖春联让我们姐弟四人完成了学业，也让全家最困难的岁月有了基本的温饱，能过一个像模像样的年。卖春联，也让我们小小年纪便走上社会，认识到了生活的艰难，积累了一些社会经验，也为以后在社会上吃苦做了些准备，是我少年时很温暖的一段回忆。

母亲腌年鱼

■ 梁惠娣



冬寒时节，家乡的小山村里，山寒水瘦，农田荒寂，割稻的镰刀被挂在了墙上，人们享受着岁末的余闲，坐在墙根边一边晒太阳，一边闲扯着话，静待着春节的到来。

我的母亲却不肯闲下来，她手脚利索地张罗起腌年鱼的事来了。

每到入冬，母亲都要腌年鱼的。在我孩提时，家里的日子过得紧紧巴巴的，母亲巧手腌的年鱼，是过年时餐桌上一道慰藉舌蕾的美食。母亲腌的美味年鱼，伴着我度过童年时期苦寒贫困的冬天。

父亲冒着严寒到二十公里外的渔村里，跟着渔民一起出海打鱼，打鱼归来，渔民把一部分渔获分给父亲，父亲用自行车把海鱼运回家，给母亲做腌年鱼。

母亲是腌年鱼的高手，她用传统的土办法腌年鱼。腌年鱼可是技术活，要经过多道工序，母亲系上灰布围裙，手法娴熟地忙开了。首先，她对海鱼进行剖割，切鱼很讲究技术，一刀下去，要保证鱼刺不断，整条鱼无损伤。母亲用刀从鱼的背部将鱼一切两片，除去鱼的内脏及牙墩，把鱼洗干净。然后到盐制工序，腌制的时候，将盐均匀的敷在鱼身上，然后置于腌盘内，肉面向上，鱼鳞向下，一般大鱼泡四小时左右，小鱼泡一小时左右。最后还有关键的一道程序，就是盐腌后的鱼要用海水清洗，这样就能保留海鱼的鲜味。

晒腌鱼也得讲究方法。长长的带鱼和大大的鲅鱼、白姑鱼，母亲用绳子绑着，挂在阳光充足、通风的院子中间的竹竿下晾晒三五天。又大又扁的鲳鱼和大黄花鱼，母亲在竹架子上将它们一字排开，先把鱼的背面向上晒，隔一段时间再把鱼翻过来，如此反复。为了保证通风，母亲还在鱼之间插上秸秆留下空隙，好让鱼干得快。两个手指般大小的红三鱼和青花鱼，母亲把它们整齐地摆放在圆圆的竹匾上，再把竹匾架在我家门前的竹篱笆上，一眼望去，就像竹篱上盛开着一朵硕大的银色花，煞是好看。

整个